

孩子多 孩子少

何 申

当年我下乡插队初到村里，对一件事特不理解：越穷的人家越爱多生孩子。那时已有了避孕的“小白药片”，不要钱，白发，但是不吃，使动生。四五个，六七个，晚上往炕上一扎，大人如不端着油灯仔细瞅，都不知道够数儿不够数儿，少了谁。

等到了秋天，在场上分粮食，才明白人家多生孩子的原因，敢情大人孩子都是同等指标，孩子多的占便宜。你一条大知，一顿吃五碗饭，一年 360 斤。他家刚出生一个小崽，还吃奶呢，也分 360 斤。那时都是先分粮后核

小吃是小城的胃

李 晓

腊月的一天,在北京的孙哥回来了,刚下飞机,就直住小城里刘大娘家的麻辣面馆跑。刘大娘的麻辣小面，是孙哥在异乡的牵挂，有时深夜里睡不着觉，常在记忆里反刍那些小吃的味道。那天，孙哥把头深埋在商场墙边，他流泪了。刘大娘的面馆，随着老巷子的拆迁，已告别了人世。

小吃，是小城的胃。大城的胃是被红红酒绿中大鱼大肉灌得满满的，小城的胃是被一些小吃给养着的。小城沉淀于心的影像，在文火里一直温暖多年，在小吃的香气里徐徐浮现。一个人，对小吃的感情，把自己的心融入那小吃散发出来的香气中，如一个农人，在麦浪里露出稳稳的笑容。

我楼上的老马，50 多岁了，患有肺气肿，走路总是气喘。老马是我在这个楼上最亲近的人，他和我一样，喜欢在家听一点音乐，午睡起来后，喜欢去小城闲逛，在一棵树下看看报纸，然后磨蹭着去小城摊子上吃一碗酸辣粉、牛肉米线之类的小吃。我也是这样，有时觉得一天就那样虚度过去了，就跑到一家小吃店里，吃一碗牛肉米粉、芝麻汤圆、骨头豌豆汤。一碗小吃下了肚，如安慰的暖流，抚慰着我的胃，也接受着我一颗悬空的心落到了地。

一年之中，我还要去外面旅行好几天。其实我是故意这么干的，我想试探一下，我到外面去了，我还能想起小城一些啥。我在外地行走，一旦思乡，就是抽动着鼻翼，那些小吃的香味、最亲的人身上的气息，就从千里之外抵达了。令我眷恋的，还是那些躺在小城里不起眼地方的小吃，是一个个话不太多但一个眼神就能交流的人。朱官人、张老板他们请我吃过后的盛宴，我早忘了。就如我早模糊了那些歌舞升平中影影绰绰的人。

我去外地行走，最喜欢的，还是去那些小

六平方米的幸福

耿艳菊

喧嚷的街上多了一家修鞋铺。我每天都去那条街上买菜，却仍旧不知修鞋铺何时来的。明明是卖大饼的，饼香还在鼻翼间缭绕，再去看到的却是一家修鞋铺。门口挂着牌子，蓝色工整字体：补鞋、换拉链、配钥匙。

这家修鞋铺很小，不过几平方米，既是工作地，又是生活区。它对着街，里面的陈设一览无余。以前做大饼被熏黑的墙壁，现在粉刷一新，变成了亮亮的白色。靠墙放着一张大床，占据了大半位置，墙壁上用木板做了很多格子，置放着锅碗瓢盆以及各样生活用品。屋子狭小，而各样陈设却有序整洁。

修鞋铺的主人是一对中年夫妻。男人整天坐在门口，低着头做活，身边放着做活用的工具，还有一些活计。没见男人站起来过，来回走动的就是他的妻子，那个走起路来有点向左倾斜的瘦高的女人。有时候见她在做饭，有时见她给男人打打下手，有时见她给男人端茶递水，有时见她坐在床边极其认真地绣十字绣。很少见他们说话，可是他们的默契和安然，一点不觉得可怜，反而觉得这种平淡相守的美好，与地位与身份都无关。

修鞋铺的门口常常能看到一个穿着校服的小男孩，独自玩得欢。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，小小的修鞋铺也沐浴在阳光里。路过时，见他们正围在一张折叠的桌子旁吃饭。那个穿校服的小男孩也在，男人捡了一块肉，要往



弟妹妹，大的带小的，小的带更小的，叽里咕噜也就大了。等到一家长出好几个棒小伙子，那可就不一样了，村里没人敢招惹。但娶媳妇盖房子是难题，故一有当兵、招工的机会，成分好的就想让孩子出去，干得好，落在外面，家里也省一份心。

农村生孩子少了，是上世纪 80 年代搞计划生育以后。山区经济发展慢，多数人一开始接受不了独生子女或俩孩儿的政策，于是像小品《超生游击队》那样的事屡有发生。等到这些年，观念变了，每家一个最多两个，习惯了，加之养一个孩子的费用猛涨，你让他们多生都不愿意生，于是就有这样的情况：从农村长大的青年，从来没干过农活，有的比城里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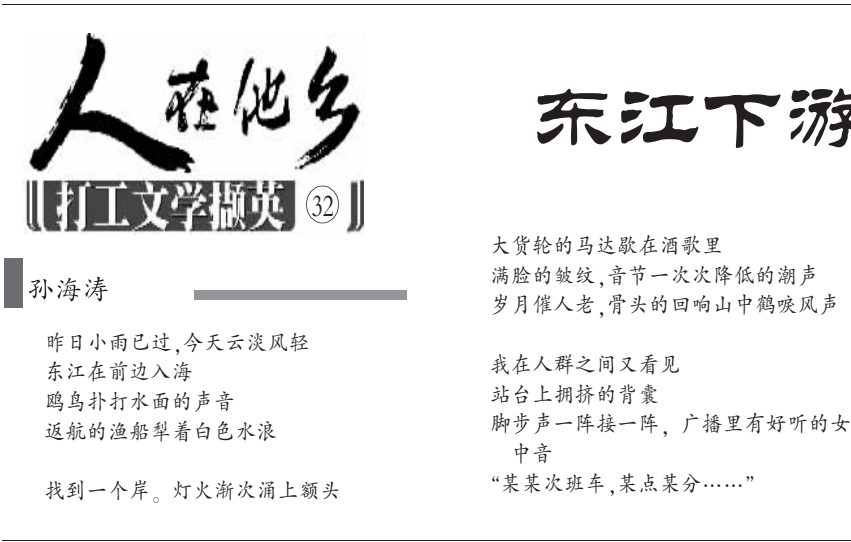
愚者总想改变他人，智者懂得改变自己。 赵春青 画

石 英

语言在使用过程中相对说来是稳定的。但在时代发展中也会有某些变化。譬如词汇，这些年出现的新词儿就很少。其实过去时代也是如此：有的出现了，有的又自行消失了；有的虽然是同一个词儿，但含义指向并不那么一样。所以说语汇的变化，也可以是某个时代阶段的遗踪和留存。

我儿童、少年时期生活在胶东解放区，当时正是抗战末尾和解放战争过程中。那个时期是我一生的黄金段，对当时的一切记忆也最深刻，包括流行的语汇，至今回想起来觉得很有意思。仅以几个方面的常用语为例：

一、是表述人的状态的。如“进步”。具体讲并非一般的前进与提高，而是升职与提拔之意。如电影《南征北战》中解放区老大娘对高营长的夸赞“又进步啦”(以前是连长而现在已成为营长了)。又如“积极”，在诸多情况下可以单独成立。“XX 积极”，即涵盖了其革命性、工作作风等等，而不必细述，别人即可理喻。“质量”，专指某某人的水平与能力。“资格”，即今天所说的“资历”之意。如当时在我们那片地区演得很火的一出话剧中，还乡团



羊之漫话

秉公执法的象征,其形象一直用作历代执法者官服图案,直至清末。

羊性素喜清洁,饥餐青草,渴饮清泉,洁身自好,远离污秽。《说文解字》解释为:“羊,祥也。”“善”“美”“羲”三字结构没有离开“羊”,足见古人对羊的喜爱。羊是象形字,点撇像羊角,三横像羊身上长长的羊毛,最后一竖像一条羊尾巴,形象生动。商代甲骨文卜辞中,羊通“祥”,吉祥即吉祥。

我国古今与羊有关而闻名的人屡见不鲜。春秋时,百里奚楚国宛地当奴隶,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把他赎出,并授予以国政,成为贤

孙丽丽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,不知不觉羊年到,温文娴静的羊姗姗走来。羊,在十二生肖中列第八位,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美好。

羊在古人心目中有着正直、美好的形象。据王充《论衡·是应》,唐尧之臣皋陶治狱,辅以独角之羊。此羊对嫌犯“有罪则触。无罪则不触”,极为灵验。至战国时,秦楚等国御史、狱吏等执法者皆着带有独角神羊图案之冠服,以示庄严神圣。此独角羊名“獬豸”,作为

子还娇惯。

孩子少了，整个社会未来老年人就显得多。如今有专家对此分析预测了好多事。我想不了那么多，但记得在乡下也有些活儿有危险性，如炸石头、下井下河等。敢上前的住是家里人口多的，笑谈是：我家哥们多，伤一个两个，还有好几个。而哥一个的，从小多被家长屡屙嘱咐得胆子变小，遇事想得多。实际情况也确实是这样的，一旦出差错，老人无所依，给社会也添负担。由此看来，一个大国，人口结构需要合理，还真不是越少越好。前些年有的地方搞“大变样”，当时是比着赛拆，以为拆的多就建的多，面貌就“大变”了。结果呢，到现在好多地方还欠着账，没办法，有的楼窗户门水暖都拆了，又现收拾让人家回去住，多折腾人呀。

前些天和 一个当过县委书记的朋友聊天，说到他的老部下谁谁出事了。他说谁谁哥七个，这家伙从小胆子就大，没个不出事。我不行，我哥一个，出事了老少谁管。

这个说法很新奇，也有一定道理。当然，最根本的道理，是不论哥们多哥们少，谁违反了党纪国法，最终都得不到好。

欧 阳

本人抽烟,但坚决反对抽烟,这有些不对劲儿，是吧，可回想每每真诚地劝别人戒烟,好像也不是虚伪的家伙,该不是脑子有点乱了么？

新近有北京市肿瘤防治办公室专家说,10 年间，北京市肺癌的发病率暴增 4 成以上,发病年龄趋于年轻化。很长时间以来,人们一直归罪吸烟是导致肺癌的第一诱因,可伴随着控烟措施的推行，加上烟草院士的贡献，怎么肺癌发病率的上升势头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,反而涨势迅猛起来了呢?二手烟的理论会不会是伪科学呢？

好了，瞎扯先打住，疾患增长实际上是污染所致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

记得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，相关部门和科学家无不苦口婆心地散布伦敦毒雾和洛杉矶雾霾事件,诡异地是在这些陈词滥调之下，污染昂首阔步。平心而论,环境、空气之类的污染应该是众所周知的常识，烟草一样散发出来的烟霾尘霾，化学有毒物质充斥的地下水,还有农药、激素哺育的食品，等等，这些有毒有害的东西不是今天才认识到的。领导和群众都看得见蓝天慢慢变色，可大家振振有词的时候,环境的恶化始终没有停止脚步,终于看到了漫天雾霾的晴空，于是人们在依旧呼喊环境治理保护的余暇，开始想起来确实应该在动嘴的同时动手了。这两年有报道说拆除了不少污染的工厂和作坊，可北京却难见空气明显好转，大家仰着脖子一起等风来的日子不知道还会持续多长时间。

上下都积极行动起来了，似乎不能再悲观,然而看到川东某地找寻多日雾霾原因后，才发现是活跃了几千年的烟熏腊肉作祟,乐观的情绪一时还真提不起来。就像烧麦粘理论一样,这些东西确实有污染,抽烟的人不能强词夺理说炒菜的油烟更会使人罹患肺癌,只是当掌舵的幻想用这些蓝天白云、青山绿水年月就普遍存在的东西替罪的时候,背后的心机会是什么呢？

质疑心机的说法可能有道理，不过有过于理智的嫌疑，怎么说掌舵的人总不会喜欢吸食雾霾吧，富含抗生素的肉食、农药蔬菜与民共生于街肆的官吏一定也是躲避不了的,乐观点看，至多是脑子有点乱了,就像俺，反对抽烟还吸烟。

问题是，在所有的人都声讨他人制造污染的时候,除非是被动的,污水仍然在偷偷排放，环保措施在很多工厂时停时开……更糟糕的是，利润考核还在,众多的人还在顽强地相信，在不牺牲经济指标的前提下可以修复环境,这些人真的会憧憬美好的未来，农药喷洒剧毒农药，以为自己不吃就可以进城拥抱美好的生活，工厂主相信自己浓烟滚滚的烟囱带来的财富会提升生活的质量，甚至有人计划用 GDP 的浓烟把自己运到别处的高台，

被人遗忘的“时代语汇”

抓捕了我方“堡垒户”老大爷，还乡团头目狞笑着以挖苦的口吻说：“还是个老资格哩！”

“光荣了”，一般指牺牲于战场上的烈士。“壮烈了”，一般指被捕而坚贞不屈被杀害的烈士。都是简化了的口语。“堡垒户”，指我党政军方面所依靠的革命群众个人或家庭。“变天思想”，即具有动摇叛变倾向的思想。

二、军事常用语汇。在战争年月,不只是专业军政人员,即使也是许多群众(包括少年儿童)对一些军事语汇也耳熟能详,且用于日常对话中,如“增援”、“破袭”、“据点”,甚至“围点打援”等等。不少人还是业余武器枪械“专家”。

如:“匣子”(驳壳枪)、“撸子”(手枪)、“大镜面”(一种德国造的驳壳枪)、“鳖盖匣子”(一种日造的驳壳枪)、“汤姆生”(一种美造的冲锋枪)、“手提式”(一种质量未过关的日式冲锋枪)等等。还有“升级”(专指我地方部队升格编入主力野战军)、“转移”(我部队撤离之婉称)、“出动”(专指敌军自据点或驻地向我

我这儿,暮色覆盖门扉 终日倾听的水流渐渐抬高的清唱 只一个转身。明月就漫过了 楼边的合欢树	又一天
东江上又起风了。十二月 或者更久远的春天	

相,人称“五段大夫”。今人梁文铭先生,则是我国擅长画羊的名画家。

战国左伯桃与羊角哀,俩人一块到楚国求职,途中下起大雪,他们穿的衣服非常单薄,带的粮食也不够吃。左伯桃为了成全朋友,把衣服和粮食全部交给了羊角哀,自己则躲进空树中自杀。后世将友谊深厚叫做“羊左”。

远古的人类在进行商品交换时,羊,曾经从一般商品中分裂出来,充当过一般等价物即货币的职能,也可以说“羊”是最早的货币。由此可知,后人为什么一再把羊当做财富的象征,也难怪人们曾称旧日货币为银洋、光洋、现洋、大洋等等。

古字中“羊”和“阳”是相通的。《辞源》中“羊”通“阳”,因此,三只羊画在一起,仰望太阳的图案就表示“三阳开泰”,意喻:冬去春来,阴消阳长,万物新生之始。岁末年初,我们应念马之崇德,扬羊之至善,厚德载物,自强不息。



从而远离烟尘和荒原,终于有一天,大家都找不到没有污染的田园。

今天,没有人放任生活中有形的污染,大家都在愤怒声讨污染的制造者，可是没有人消减经济诉求,让自然环境得到喘息,哪怕是休息一天，看看那些所谓极端污染条件下的应对措施,诸如关停之类,您很难相信改善环境的诚意。

几十年的高速发展,慢慢地腐蚀了人们的生活态度,人们相信多开一天车、多吃一口肉,多增加一元钱 GDP,比多一天晴空更重要。这些内心深处看不见的污染,比恶劣空气和有害环境更可怕,它荼毒了我们的大脑,污染了心智,于是某一天,人们总算是像小鬼一样上瘾了,明明知道对环境有害,但是停不下来,不到咳嗽得没办法吸烟了,是不会采取措施关停赚钱机器的。

如果是脑子糊涂了,还好一点,怕就怕自以为还没有乱，一些被污染损坏严重的大脑,很自然会诚实想到是烟熏腊肉破坏了空气,受害更重地则会智慧地认为关上心灵的窗户就可以阻隔雾霾,试想一个有学问的教授都能说出这样白痴话,脑子不知道被污染成什么样了,怕不是一个乱字能够说清楚的。

“还乡队”。还有对依靠日伪或蒋军为虎作伥、祸害良民百姓的地痞流氓,社会渣滓之类，一般统称为“顽伪游杂”。在胶东,军民对蒋系李弥之第八军习惯称为“顽八军”(因其作战时以死打乱缠而著称)。对肆虐于胶县、高密、即墨、潍县之伪顽土匪部队赵保原、蔡晋康、张步云、厉文礼等部称之为“三姓癞狗军”。三姓,即日、伪、蒋之谓也。

五、其他常用词汇。“土改”,单指前期以较温和的方式和平赎分地富多余的土地区。当时有口号云:“开明地主献田地,农民翻身不费力”。“复查”,是后期为了“纠偏”而采取的更为激烈的斗争方式。“浮财”,即地富家的生活用品和珍贵物品等。“分果实”,即按等级分给“贫下中农”的浮财等物。此外还有“反蒋保田”,一般用于土改后号召解放区青年参军,以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保卫胜利果实。“派饭”,当时解放区施行对出差过路之军政人员由农户管饭,尔后再由村公所支付相应公粮作为补偿。“支应”,一般用于在敌占期间由色彩不鲜明的人员对敌加以敷衍表面应对。

今天，在历史资料和文艺作品中较准确地运用彼时常用语汇，至少可更真实地反映该时段的社会面貌,体察其人文况味。

轮船的汽笛从水面飘到五楼楼顶 我习惯站在这里 看一些无关的事物走近又消失	
“我还在这里……” 时常脑子里会冒出这样一句话 勃杜醵的红,草坪业已泛黄 这是日常的所见,亦是生命的减法	
暮色或者晨曦。灯光或者高过五楼的玉兰树 我时常隐于其中 如果没有丰流,没有风 这栋楼角分明的大楼 安得如同一个影子 融入另一个影子	

大理昆铁携手开展保护洱海旅客“签约”活动

本报讯（记者陈昌云 黄翰）2月11日，由云南省大理州旅游发展管理委员会与昆铁路携手开展的“保护洱海,我们在行动”《美丽公约》万名旅客“签约”活动在昆明启动,本次活动将从2月11日起持续至3月31日。活动期间,将在“大理号”文化旅游列车上涉及昆明—北京西、昆明—上海南、昆明—大理等三个车次发起“文明旅游从我做起”签名承诺活动,从源头上树立保护洱海的意识。

据资料,“洱海水质污染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,1996年,洱海第一次爆发蓝藻。2003年,洱海再次爆发蓝藻,总体水质降三类,7-9月甚至达到四类。”本次活动由大理州旅游发展管理委员会主办、昆明铁路传媒有限公司承办、昆铁客运段协助。